

責任編輯：馮金泉



▲上海藝術博覽會萃中外藝術品，參觀者衆

上海藝術博覽會九月舉行

【本報訊】記者張帆上海報導：上海藝術博覽會組委會日前宣布，今年的上海藝術博覽會（第十五屆），作為今年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的特別品牌活動，已確定於九月十四日至十八日舉行。在推出的規劃中，展會面積將保持二萬四千平方米，共設四大展館，一館和二館為中外畫廊專區，三館則為「中國陶瓷藝術館」，三館則為「上海藝術博覽會青年藝術家推介展」，四大展館內共設不同規模的展位一百六十七個，在規模上繼續領先亞洲各大藝術博覽會。

組委會辦公室主任顧之驊表示，由於今年中國藝術品市場呈現火爆態勢，這使整個招展工作在短短兩個月內就取得重大進展，應邀參展的海內外一流畫廊都積極響應，目前全部展位已售罄。截止日前，中國、美國、法國、韓國、日本五大畫廊集團已基本成型，尤其是首次大規模亮相的美國畫廊集團，其前衛色彩以及具創意的作品讓人充滿期待與想像。屆時，這支「多國部隊」將成為「主力軍」，豐富多彩的國畫、油畫、版畫、雕塑、水彩、攝影、裝置等作品將衝擊藝術品收藏者和投資者的視線。

作為國際藝術博覽會中首次為陶瓷藝術品設立的專館——中國陶瓷藝術館，自三年前創辦以來，日趨精緻與成熟，景德鎮窯、龍泉窯、鈞窯這三個中國陶瓷界著名的品牌，屆時將再度讓陶瓷收藏家們滿載而歸。另外，被譽為「青年藝術家搖籃」的「上海藝術博覽會青年藝術家推介展」，也將繼續舉行，為青年藝術家搭建參展平台。

小公園

斤斤計較

雲家洛

在香港，最少有兩個行業，加班是理所當然的，工作到死活來也是應該的，你要爭取權益時，還會換來上司「不要斤斤計較」的大道理。其一是醫生，第二是記者。醫生工作時長，下班要隨時應召急診，畢業沒幾年，長期睡眠不足，人人精神萎靡。醫生爭取休息時間與假期，常換來奇特眼光，你們救急扶危，生死攸關，這就是醫生的天職，有病人難道見死不救？不要埋怨呀……

記者亦如是，午夜下班，明天一早又有採訪，一星期勞碌六天，有時每天十二小時，沒有加班費。累得要死時，老闆會說：記者是鐵腳馬眼神仙肚，生來勞碌命，我們監督政府、揭露社會陰暗面，當然是辛苦呀……

相對而言，記者處境更可憐，薪金微薄，戴上記者的「光環」，彷彿這就是追尋理想要付出的代價。要求加薪或增加假期嗎？老闆們一副不以為然的模樣：少你一個不嫌少，願意追尋夢想，甘願捱低薪與超長工時的，大有人在。

請看看很多工作不定時的工種，消防員也是救火救人，責任重大，他們當值一天，休息兩天；看航空公司服務員，飛一程長途機後，也可以休息一兩天。為何就是醫生與記者，不能享受較人道的待遇，還要被教訓「不要斤斤計較」？

生命特寫

雅俗坊

他們走過廿三萬公里的路，四個孩子出生於美國、阿根廷、溫哥華和澳洲，受教育不成問題，多謝通訊科技，沿途透過網上教授，教育課程不間斷。他們的知識，和見識結合，所以，特別淵博。他們掙不到什麼錢，也沒名位頭銜，卻不枉一生。走到什麼時候，走不動，由孩子帶著走。這條輪子搖滾的路，開始了就不停下來。

光為得這種經驗，已經值得天天活在輪子上。西元二千年從阿根廷出發，走到阿拉斯加；四年後返回老家休息了幾個星期，又懷念起駕車遊的日子，再度出發，至今足跡走遍南北美洲、澳洲，最近來到亞洲，現正起程往菲律賓。

他們住不起旅館，沿途紮營住宿，或向當地人借宿。一面旅行一面打零工掙生活，路在口邊，求助也在口邊，先後有一萬二千人幫助過他們。原來各國人民對遊客都特別熱情，樂意幫助。

去日本這個習慣很難的國家，不論多難，只要生活在繼續，他就能把日子好好地過下去。

由拮据至小康，由貧困至富裕，人的這種轉變不難；但如是相反，就需要一點生活的勇氣和智識了。日本人的生活模式在港人心中是富裕、精緻、優雅和講究。就是偏遠山村，生活質素也大致不差。有位做古玩生意的朋友說，在七八十年代，任何一件商品只要開價，在日本那方幾乎就如價成交。原因是日本人有錢，懶得花口舌砍價。

前些年到日本旅行，帶去的行李箱本來就有些破爛，下機後發現箱角有些破損，抱著一試下機後的心情到機場行李處交涉，負責的員工只看了箱子一眼就讓填表，轉身就推出同樣大小的行李箱，檔次比我買的強多了，價錢更該在若干倍以上。這手續連連驗證都免了。若是在別的地區，問題不說，最後能不能辦成也是問題。這麼大方地賠償，也有一個解釋，日本人有錢，他們賠得起，又何必和你計較呢。

這就富裕生活來看，日本國民大抵得吃上一些苦頭，過一段比較艱苦的日子。不過我們也記得，二戰後日本經濟起飛，但恢復神速，很快就能超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心理建設也耐人尋味，廣島長崎原爆本以為在國民心理上是個永遠的悲情，但十多年日本民眾就重建了自信。

馬凌畫廊推出十二幅名畫 《無生源說》售二千八百萬

【本報訊】記者俞凱頌報導：法國人在港開設的「馬凌畫廊」(Edouard Malingue Gallery)，昨日舉行「印象主義及現代大師藝術瑰寶特展」，推出十二幅名畫，包括畢加索、畢沙羅、夏卡爾及馬格利特等大師作品，等待買家購買，當中售價最高作品為馬格利特的《無生源說》(The Spontaneous Generation)，約二千八百萬元(二百六十萬歐元)，該畫創作靈感來自英格蘭作家赫胥黎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

畫廊創辦人Edouard Malingue昨日在展覽開幕時，以緩慢優雅的英語，介紹每幅名畫由來。他說展品全來自歐美的私人珍藏，風格迥異的畫作，展現西方不同派別的精粹，如印象主義、後印象主義、達達主義以至超現實主義。展覽着重回顧印象派及現代藝術大師鮮明的藝術意念及風格，希望吸引愛好者欣賞之餘，亦購得「心頭好」。每幅畫作售價不一，起價由二百萬元(十九萬歐元)至最高約二千八百萬元。

全為歐美私人珍藏 展出多位熟悉大師作品中，以超現實主義領導人物，比利時藝術家雷尼·馬格利特的《無生源說》定價最高，畫背面有畫家妻子的真跡題字，而畫面的左邊是離奇的石造側面頭像，上面刻畫了象徵性的圖案，如煙斗、樹葉、酒杯及鎖匙，後面

▲畢加索晚年作品《裸女與男孩》，媒介是蠟筆、水墨及帶質感的積皮紙，創造出平版印畫的立體效果

是擺滿一個個銅製的窄口小瓶，天空烏雲密布，不現實的場景引領觀眾進入獨特的視覺世界。該畫一九五四年曾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美術宮舉行的馬格利特回顧展中展出。

經專家研究，這幅畫作的創作靈感是來自一九三二年出版的著名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馬格利特讀過小說後，對當中情節印象深刻，故事是關於六百年後的未來，極權政府利用科技干預人類生活，自然生育被廢除與制約中心取代，小孩恍如機械人，政府創造了一個完全沒有情感的「穩定」社會，畫家筆下的窄頸瓶子，便是參照小說中人工繁殖小孩片段繪畫，陰沉出現紅線的天空暗喻恐怖的世界即將降臨；側面石像被認為是馬克斯·恩斯特，他是德國畫家及雕塑家，被譽為超現實創始人之一，作品以引起邏輯混亂著名。

展出畢加索晚年作品 排第二的是畢加索《裸女與男孩》，售價約一千八百萬元(一百七十萬歐元)，媒介是蠟筆、水墨及帶質感的積皮紙。該畫完成於一九六九年，畢加索八十八歲生日前三個月，描繪的是一對在炎夏草地上休憩的母子，母親正在腳腳打瞌睡，小孩依偎在旁，場面溫馨。在技巧探索上，畫家以紙的象牙色在某部分加上陰影，令母子身體的動作呈現如平版印畫或刻劃的

繪春天美麗景色下「愛」的永恆主題。本報攝

▲法國印象派畫家基約曼(Armand Guillaumin)的《哈貝堤岸》，是其巴黎風景畫的代表作



▲畫廊創辦人Edouard Malingue介紹馬格利特的《無生源說》

「三維」效果，可見畢加索直至晚年仍有無窮的創造力。排第三的是夏卡爾《含羞草與鳶尾花》，收藏者為美籍人士，售價約一千三百八十萬元(一百八十萬美元)，創作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正是夏卡爾的藝術創作成熟期，畫作有著夏卡爾強烈的個人風格，主題是聖母與聖嬰，加上彩繪玻璃般明亮生動的用色，反映了他本人對生命喜悅

的禮讚，黃色及紫色對比強烈的花朵，描繪的是普羅旺斯春天的美景，也是夏卡爾表現「愛」的主題。還有其他作品，「印象主義及現代大師藝術瑰寶特展」在中環皇后大道中八號一樓Edouard Malingue Gallery舉行，展期至五月十四日，可登閱畫廊網站www.edouardmalingue.com。



▲法國印象派畫家基約曼(Armand Guillaumin)的《哈貝堤岸》，是其巴黎風景畫的代表作

看影碟小組

阿濃

年輕時參加過不少讀書小組。大約一個月聚會一次，地點在其中一兩個組員家裡。理想的地點是交通方便，地方較寬敞，沒有孩子嘈吵，主人比較好客。書是由大家輪流選的，也常常是較多人談論的新書。

每次聚會由其中一人作主要發言，他是知道有這個任務的，所以要準備得比較充分。他也可以總結出幾個問題，方便大家討論。

這樣的讀書小組好處甚多，包括維繫讀書興趣，擴闊閱讀範圍，更深入了解作品含義，聽到不同意見，啟發思考。

近年要組織這樣的讀書小組比較困難，首先在海外要找到十本八本同樣的書不易，而一些篇幅較大的書大家來不及看。結果我們改為看影碟小組。

一樣是隔一個月左右的聚會，大家帶些吃的來做午餐。大家也帶了一些影碟來供大家選擇。最後決定選擇其中兩個戲，譬如最近就同播映了台灣的《海角七號》和香港的《歲月神偷》。然後大家暢談自己的觀後感。

一個下午很快過去，拉隊到附近酒樓吃家鄉小菜的晚飯，繼續談論剛才的問題或其他時事、家事。氣氛是輕鬆的，情緒是愉快的，實際是得益的。於是一次又一次延續下去。

輪子上的路

葉特生

平淡的安穩生活久了，就會想著走出外旅遊。到一個風光文物完全陌生的國度，去享受，去探險，為心靈充電，之後又回到工作單位繼續打拼。

這則新聞令我感興趣。扎根安居是中國人的夢想，顛沛也可以等同於安穩嗎？這實在值得思考。不斷接觸新人新事，何等的有趣，竟然還在旅途中不停生孩子，何等的挑戰。他們的人生，就是一本巨著。

這是許多人的夢，卻沒有人夠膽實現。這對夫婦很單純，憑著一輛租來的送貨車，已有八十三三年車齡的超級老爺車，如何，決心過一種與別不同的生涯，就這樣上路了。

西元二千年從阿根廷出發，走到阿拉斯加；四年後返回老家休息了幾個星期，又懷念起駕車遊的日子，再度出發，至今足跡走遍南北美洲、澳洲，最近來到亞洲，現正起程往菲律賓。

他們住不起旅館，沿途紮營住宿，或向當地人借宿。一面旅行一面打零工掙生活，路在口邊，求助也在口邊，先後有一萬二千人幫助過他們。原來各國人民對遊客都特別熱情，樂意幫助。

紐約摺

阿濃

我掉東西的本領也大，媽說，有去無回。如果光是掉雨傘之類，倒也無關緊要，最多心痛一下。這次我先丟了傘，竟是最重要的小東西。好在命好，一位好心人撿到，交還給我時說：「我再叮囑我住後要小小心心。我聽進去了他的話，沒再掉電筒。但是，還是一路掉大衣，掉圍巾，掉錢包，因為所到之處風大，錢幣都改變。妹妹最愛「賭拚」，到處買紀念品，範圍又很廣，包括擺設的，看的，穿的和吃的。她的箱子放不下了，於是打我的主意。我說箱子已經滿了，她根本不理，還自打開我的箱子，一看就十分歡喜，連稱「很空」。然後她開始嘮叨，還說衣服捲起來可以放更多。我一聲不吭，樂得讓她替我整理，樂得做一件最大的行李。

下午有空，去了髮型屋剪髮。長期光顧，專找一人，髮型師自是認識的。我的頭髮極為幼細，這是遺傳基因決定的。遺傳父親的「金絲毛」。

髮型幼細，我年輕時真是經常為這三千煩惱。幼細頭髮，很難造型，在髮型屋吹得好好的，一走出門，風一吹，什麼髮型都立馬吹走。特別羨慕什麼髮型都漂亮，而一個好看的髮型真是大重要了。

這天坐在鏡子前，我說：哦，多年來已不再為煩惱。髮型師大叫起來：啊！真是拐個彎來稱讚我！太感謝了！我說，我真沒有這個意思啊，只憑感覺罷了。他笑說：是你心變了。

心變？變心？我仔細想想他的意思，不無道理。不像二十歲那樣愛美，不愛美，還喜歡多變。現在雖然也不容許自己蓬頭垢面，但已經不想多變。多年來，髮型沒什麼變化，只求順眼，容易打理，適合自己就好了。再想想這個年歲的女人，有的脫髮，有的頭髮變黃，自己算好的了。於是告訴自己已不強求，它的好處，好比，粗硬的頭髮，假如長出白髮，非常礙眼，反而我這種極端幼細，白髮較難察覺。還有，幼細頭髮難以造型，居然也有好處，就是比較自然。

內地學生來港讀碩士學位，竟對香港文學大感興趣，問及關於香港文學諸問題，都一一為他們解讀，交談中頗感有趣。

過去是別人看我們(As others see us)，現在是「我們看我們」，我們內地中國人看香港中國人的文學作品，那趣味性可以理解吧。

一切從我要他們評述一本作品開始。不論選的是一篇散文集，還是一部長篇小說，以至一個劇本或一部詩集，都可以，只要讀了，述說一己閱讀心得，與眾分享你的觀點。

想不到，最受益的，還是他們的講師我。因為在課堂中對着味談作品，縱使他們對香港作家及其作品並沒有怎樣詳細的認識(連資料也不全)，但自由閱讀(或說開放式閱讀)的結果，竟有不少新的觸覺，說出來，叫人耳目一新；然後你細加補充，結論竟然又是那麼的天衣無縫，這是讀書的樂趣。成長的循環而不同，但文學的感覺還是一樣，是說法有別環境而已。

想不到，最受益的，還是他們的講師我。因為在課堂中對着味談作品，縱使他們對香港作家及其作品並沒有怎樣詳細的認識(連資料也不全)，但自由閱讀(或說開放式閱讀)的結果，竟有不少新的觸覺，說出來，叫人耳目一新；然後你細加補充，結論竟然又是那麼的天衣無縫，這是讀書的樂趣。成長的循環而不同，但文學的感覺還是一樣，是說法有別環境而已。

想不到，最受益的，還是他們的講師我。因為在課堂中對着味談作品，縱使他們對香港作家及其作品並沒有怎樣詳細的認識(連資料也不全)，但自由閱讀(或說開放式閱讀)的結果，竟有不少新的觸覺，說出來，叫人耳目一新；然後你細加補充，結論竟然又是那麼的天衣無縫，這是讀書的樂趣。成長的循環而不同，但文學的感覺還是一樣，是說法有別環境而已。

想不到，最受益的，還是他們的講師我。因為在課堂中對着味談作品，縱使他們對香港作家及其作品並沒有怎樣詳細的認識(連資料也不全)，但自由閱讀(或說開放式閱讀)的結果，竟有不少新的觸覺，說出來，叫人耳目一新；然後你細加補充，結論竟然又是那麼的天衣無縫，這是讀書的樂趣。成長的循環而不同，但文學的感覺還是一樣，是說法有別環境而已。

想不到，最受益的，還是他們的講師我。因為在課堂中對着味談作品，縱使他們對香港作家及其作品並沒有怎樣詳細的認識(連資料也不全)，但自由閱讀(或說開放式閱讀)的結果，竟有不少新的觸覺，說出來，叫人耳目一新；然後你細加補充，結論竟然又是那麼的天衣無縫，這是讀書的樂趣。成長的循環而不同，但文學的感覺還是一樣，是說法有別環境而已。

想不到，最受益的，還是他們的講師我。因為在課堂中對着味談作品，縱使他們對香港作家及其作品並沒有怎樣詳細的認識(連資料也不全)，但自由閱讀(或說開放式閱讀)的結果，竟有不少新的觸覺，說出來，叫人耳目一新；然後你細加補充，結論竟然又是那麼的天衣無縫，這是讀書的樂趣。成長的循環而不同，但文學的感覺還是一樣，是說法有別環境而已。

想不到，最受益的，還是他們的講師我。因為在課堂中對着味談作品，縱使他們對香港作家及其作品並沒有怎樣詳細的認識(連資料也不全)，但自由閱讀(或說開放式閱讀)的結果，竟有不少新的觸覺，說出來，叫人耳目一新；然後你細加補充，結論竟然又是那麼的天衣無縫，這是讀書的樂趣。成長的循環而不同，但文學的感覺還是一樣，是說法有別環境而已。

妹妹的行李

王渝

最大最麻煩的行李，就是我最愛的那個。一路上妹妹給我發的最多指令是「你不要動」。我一向拙手笨腳的，無端會打破或踢翻東西，甚至自己還踏到腳上。妹妹跟我相反，手脚麻利，縫紉、針織和烹調樣樣來得。當年在港，我十足君子，總是還恩還報。說實話，家裡人也怕我靠近。偶爾，我進廚房，爸爸就會說：「我們的王貴賓又找不到飯鍋了。」

我掉東西的本領也大，媽說，有去無回。如果光是掉雨傘之類，倒也無關緊要，最多心痛一下。這次我先丟了傘，竟是最重要的小東西。好在命好，一位好心人撿到，交還給我時說：「我再叮囑我住後要小小心心。我聽進去了他的話，沒再掉電筒。但是，還是一路掉大衣，掉圍巾，掉錢包，因為所到之處風大，錢幣都改變。妹妹最愛「賭拚」，到處買紀念品，範圍又很廣，包括擺設的，看的，穿的和吃的。她的箱子放不下了，於是打我的主意。我說箱子已經滿了，她根本不理，還自打開我的箱子，一看就十分歡喜，連稱「很空」。然後她開始嘮叨，還說衣服捲起來可以放更多。我一聲不吭，樂得讓她替我整理，樂得做一件最大的行李。

下午有空，去了髮型屋剪髮。長期光顧，專找一人，髮型師自是認識的。我的頭髮極為幼細，這是遺傳基因決定的。遺傳父親的「金絲毛」。

髮型幼細，我年輕時真是經常為這三千煩惱。幼細頭髮，很難造型，在髮型屋吹得好好的，一走出門，風一吹，什麼髮型都立馬吹走。特別羨慕什麼髮型都漂亮，而一個好看的髮型真是大重要了。

這天坐在鏡子前，我說：哦，多年來已不再為煩惱。髮型師大叫起來：啊！真是拐個彎來稱讚我！太感謝了！我說，我真沒有這個意思啊，只憑感覺罷了。他笑說：是你心變了。

心變？變心？我仔細想想他的意思，不無道理。不像二十歲那樣愛美，不愛美，還喜歡多變。現在雖然也不容許自己蓬頭垢面，但已經不想多變。多年來，髮型沒什麼變化，只求順眼，容易打理，適合自己就好了。再想想這個年歲的女人，有的脫髮，有的頭髮變黃，自己算好的了。於是告訴自己已不強求，它的好處，好比，粗硬的頭髮，假如長出白髮，非常礙眼，反而我這種極端幼細，白髮較難察覺。還有，幼細頭髮難以造型，居然也有好處，就是比較自然。

內地學生來港讀碩士學位，竟對香港文學大感興趣，問及關於香港文學諸問題，都一一為他們解讀，交談中頗感有趣。

過去是別人看我們(As others see us)，現在是「我們看我們」，我們內地中國人看香港中國人的文學作品，那趣味性可以理解吧。

一切從我要他們評述一本作品開始。不論選的是一篇散文集，還是一部長篇小說，以至一個劇本或一部詩集，都可以，只要讀了，述說一己閱讀心得，與眾分享你的觀點。

想不到，最受益的，還是他們的講師我。因為在課堂中對着味談作品，縱使他們對香港作家及其作品並沒有怎樣詳細的認識(連資料也不全)，但自由閱讀(或說開放式閱讀)的結果，竟有不少新的觸覺，說出來，叫人耳目一新；然後你細加補充，結論竟然又是那麼的天衣無縫，這是讀書的樂趣。成長的循環而不同，但文學的感覺還是一樣，是說法有別環境而已。

想不到，最受益的，還是他們的講師我。因為在課堂中對着味談作品，縱使他們對香港作家及其作品並沒有怎樣詳細的認識(連資料也不全)，但自由閱讀(或說開放式閱讀)的結果，竟有不少新的觸覺，說出來，叫人耳目一新；然後你細加補充，結論竟然又是那麼的天衣無縫，這是讀書的樂趣。成長的循環而不同，但文學的感覺還是一樣，是說法有別環境而已。

想不到，最受益的，還是他們的講師我。因為在課堂中對着味談作品，縱使他們對香港作家及其作品並沒有怎樣詳細的認識(連資料也不全)，但自由閱讀(或說開放式閱讀)的結果，竟有不少新的觸覺，說出來，叫人耳目一新；然後你細加補充，結論竟然又是那麼的天衣無縫，這是讀書的樂趣。成長的循環而不同，但文學的感覺還是一樣，是說法有別環境而已。

想不到，最受益的，還是他們的講師我。因為在課堂中對着味談作品，縱使他們對香港作家及其作品並沒有怎樣詳細的認識(連資料也不全)，但自由閱讀(或說開放式閱讀)的結果，竟有不少新的觸覺，說出來，叫人耳目一新；然後你細加補充，結論竟然又是那麼的天衣無縫，這是讀書的樂趣。成長的循環而不同，但文學的感覺還是一樣，是說法有別環境而已。

想不到，最受益的，還是他們的講師我。因為在課堂中對着味談作品，縱使他們對香港作家及其作品並沒有怎樣詳細的認識(連資料也不全)，但自由閱讀(或說開放式閱讀)的結果，竟有不少新的觸覺，說出來，叫人耳目一新；然後你細加補充，結論竟然又是那麼的天衣無縫，這是讀書的樂趣。成長的循環而不同，但文學的感覺還是一樣，是說法有別環境而已。

想不到，最受益的，還是他們的講師我。因為在課堂中對着味談作品，縱使他們對香港作家及其作品並沒有怎樣詳細的認識(連資料也不全)，但自由閱讀(或說開放式閱讀)的結果，竟有不少新的觸覺，說出來，叫人耳目一新；然後你細加補充，結論竟然又是那麼的天衣無縫，這是讀書的樂趣。成長的循環而不同，但文學的感覺還是一樣，是說法有別環境而已。

畫廊創辦人Edouard Malingue介紹馬格利特的《無生源說》

雷捷繪畫不少「機械性」人物，《人像》描繪一位身形巨大而木無表情的女士

責任編輯：李 森